

乡土黔北

王国甫

云深处,和美新景自“治”来

晨雾初散时踏上纤尘不染的乡间小道,路面上寻不见半片枯叶,连细碎的草屑都被清扫得无影无踪。蜿蜒的小路像一条被反复擦拭的银绸,静静铺展在翠绿的田野间。道路两旁排水沟里流淌的清水倒映着蓝天,偶有落花漂过,旋即被带往远方,不见丝毫污浊。露水在青翠的小草上凝成珍珠,折射出细碎的光。

乡间一栋栋黔北民居错落有致,次第展开。农家小院里,房屋虽不算崭新,但打扫得干干净净,就连最常用的农具也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栽种的蔷薇、月季、牡丹花一朵朵、一簇簇,红得热烈,粉的娇柔,黄的明媚,姹紫嫣红的花朵间,晾晒的衣裳随风轻摆,洁净得能看见阳光的褶皱。

当我们纠结农家小院里只栽花草不种菜蔬,岂非浪费了土地的疑问时,正在半开放小院旁土地里劳作的沈大姐给出了答案:把小院内当作生活休闲区,图的就是一个赏心悦目,小院外才是生产耕种区,种植农作物、经果树、蔬菜,图的是丰衣足食。抬眼望,沈大姐所处的小菜畦里,小葱、蒜苗、茼蒿被打理得整整齐齐,仿佛每一寸土地都经过精心打扮。

转弯处,房墙上“应急雨伞”四个红色大字两旁悬挂的十多把雨伞映入眼帘。同行的温泉村驻村第一书记

记娄小勇介绍,这是对面住的冯师傅设立的。冯师傅是一位跑客运车的驾驶员,他把乘客遗忘在车上的无主雨伞收集起来,在路边房屋墙上挂着,方便出行村民应急之用,村民使用过后也会很自觉地把雨伞还回来。雨伞使用时间长了,有的坏掉了,冯师傅就自掏腰包买回雨伞补充上去,这个“应急雨伞”为村民应急遮日避雨将近20年了。

沿路而上,走进门口摆放着几双水胶鞋的一家小院,微风吹过带来阵阵花香,犄角旮旯处摆放的物件井然有序。正在洗菜的陈小英大姐见有人到来,站起身热情地与我们交谈。陈大姐除了做农活还卖菜,下雨天出院门换上水胶鞋,回来进院门就换掉水胶鞋,再把水胶鞋拿到水池边清洗干净。这一换一洗间保持了院坝的一尘不染境。指着身旁择掉枯枝烂叶、清洗得无尘无垢的一把把韭菜,陈大姐笑道,我们做事情不能只图省事,还要考虑方便别人,我把菜择干净洗好拿出去卖,人家觉得好下次才会再买我的。

再往前,见一位老人正在挥舞扫把清扫路面,竹扫帚划过路面的声音,和赶牛犁地的鞭响竟有些相似。同行的温泉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刘永丽介绍,这位老人是已经88岁高龄

的冯大爷,家人都在市里上班,平常就他一个人在家。从门前这条路修好起,冯大爷就动员邻居们,分段承担起了自家旁边道路清扫的义务,风雨无阻。他从70岁出头扫到了耄耋之年,老人家以扫把为画笔,在乡村小路上描绘着自己的豪迈人生。

冯大爷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他家门。前。道路一侧的小房子是他家用牛棚改成的杂物间,杂而不乱,农具、木棍整齐堆放,墙边一字排开的十多个泡菜坛子擦洗得锃明瓦亮,坛沿水清澈如镜子一般。

道路这一侧的两层小楼是冯大爷家的主楼。推门而入,水泥地被擦得能映出鞋尖的泥点,光脚踩上去像踩在冰镇的青石板上,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个个笑靥如花。布艺沙发洁白如新,茶几上的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,粗陶花瓶插着几枝野花,花瓣上还沾着晶莹露珠,床铺上被褥折叠得像极了方方正正的“豆腐块”,玻璃橱柜里的碗沿上有道裂纹,却被擦得像含着月光。

走出小楼,登高远眺,眼前是一幅舒展开来的绿色生态新时代画卷。远端青山如黛草如烟,与之呼应的是山野间生姜、折耳根基地郁郁葱葱,渐渐隆起的土地上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季;600亩高粱基地里,高粱的穗从旗叶鞘中抽出,花序自上而下依次开

放,完成了授粉过程。沉甸甸的高粱穗频频点头,像举起燃烧的火把,收获时节未来可期;2000多亩连片的水晶葡萄基地,采用避雨化栽种后加盖的薄膜顶棚,犹如绿色汪洋中的银色沙滩,阳光照耀下折射出铂金般的丝丝光线。

缠绕在山腰的淡淡薄雾,犹如少女肩上的披纱,又如一条条白色的绸缎,忽聚忽散,忽明忽暗,把绿野映衬得如梦如幻。

暮阳倾洒大地,主妇们在院子里淘米择菜,交谈声轻柔得像风拂过树梢。炊烟从小院里袅袅升起,裹着饭菜的香气漫过整洁的院落,飘向远处的山野。

暮色里,一条条一尘不染的小道,一间间窗明几净的屋舍,连同干净的排水沟、姹紫嫣红的小院,都成了月光下最静谧的诗行,诉说着乡村生活的纯粹与美好。

若不是穿村而过的县道正在大修,车辆过时带起了缕缕尘烟,恍惚间,竟以为踏入了五柳先生笔下的世外桃源。阡陌间浮动的细碎尘埃,恰似时光蒙了层薄纱,遮掩不住这片土地的钟灵毓秀。

这里,便是2019年12月荣膺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”的红色岗区海龙镇温泉村。



湿地清晨

罗逸 摄

非常感受

冉昱晟

捡核桃

每年国庆假期,我们都会回老家一趟,因为母亲一个人住在老家。就在这段时间,老家房屋旁边的那棵核桃熟了,我们可以去树下捡核桃。

说起这棵核桃树,清楚记得,那时我还在读小学,父亲告诉我们,这是他亲手栽种的,当时核桃树已经很高了,但是还没有开始结果。父亲说一棵核桃树栽种八年后就可以挂果了,而这棵核桃树他刚刚才栽上没有几年,后来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年开始挂果的,只晓得每到核桃果子成熟季节,我们就会去树下捡核桃。

“核桃树主干长得高,但枝子很脆,你们千万不要去爬树打核桃!核桃成熟了,会自己干壳掉下来的,特别是遇上吹大风下大雨的时候,会掉下来许许多多的核桃果,所以到树下去

捡核桃比较安全。当然,捡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头顶,谨防核桃落下来伤着。”父亲叮嘱我们。

父亲很喜欢种果树,用他的话说,十年树木百年树人,种果树既可美化家庭环境,还可让大家有果子吃,既得劳动锻炼身体,还可以长知识,何乐而不为呢?

在老家房前屋后,他栽种的果树分别有橙子、核桃、李子、枇杷、无花果等,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其他花草树木,这些,都是他在工作和生活空闲时候栽种的。记得父亲每当吃了什么水果后,只要该水果有籽,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收集好,然后把它们种在房屋旁边的泥土里。

记得有一次,父亲把包好的种子和几棵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李子树苗

递给我,叫我和他一起去栽种到地里。父亲左手提着一把锄头,右手紧紧拿着扁担,挑着空粪桶放在肩上,我跟随他来到茅厕后面。只见父亲双手拿着舀粪瓢,搅动粪便后舀在粪桶里,待双桶装满后就扛在肩上,另一只手仍然提着锄头向前迈去。

我们来到一块空地里,父亲拿着锄头,一边用双手挖埋种子和种树苗的坑窝,一边对我说,种子的坑窝要浅一些,便于种子破土发芽生长;树苗的坑窝要深一些,让树苗的根基稳实,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……而我呢,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动作一边听着他说,因为父亲微胖,只要稍微使点力,他都会全身冒汗。此时,只见父亲的头顶微微冒着热气,在那稀疏的发丝中满是透亮滚动的汗水珠,而他的脸上、颈上更是汗

水直流。他从衣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帕子,分别在头上、脸上、颈上擦去汗水,然后继续挖坑、丢籽、栽树、施肥,直至把种子埋好,把树苗栽好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我一边捡着核桃,一边回想起父亲曾经对我们在捡核桃时要注意安全的叮嘱。我们都没有去爬树,一有空,就到树下去寻找落下来的核桃。

如今,老家的庭院周围环境美了、绿了,更有果子吃了,而父亲则在80岁零三个月时去世了。虽然今年他已经离世三年,但他栽种的这棵核桃树却依然高大挺拔,树上树叶葱郁并挂满了果子,栽种的其他花草树木也长势良好。

每每来到核桃树下,都会想起父亲栽种果树时那熟悉而难忘的身影。

悦遵义·名
家看遵义

洞中之光

刘建东

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,山连着山,一直延伸到天边,似乎天际的尽头仍然是连绵不绝的大山。这里是大娄山,阳光普照下,光照亮每一块石头,照亮每一片叶子,照亮每一朵花,世界变得五彩缤纷,变得温暖、祥和。

景区名叫“十二背后”,像是大娄山胸前悬挂的一块碧玉。这个名字已经流传了很久,究其由来,种种猜测弥漫着诗意。阳光穿透云贵高原上空的云层,逡巡在地缝、溶洞、峡谷、天坑、河流之上。丰富而广袤的喀斯特地貌,赋予这里无穷的想象。

光在高原上的脚步轻快、愉悦,它欣赏着时间给予大自然的杰作,如同一位老人,端详着青春勃发的少年。光绕过桂花村,下到巨大而空旷的母猪塘盲谷,两头牛在田野间悠闲地吃草,清脆悦耳的牛铃声,从碗状的盲谷底部慢悠悠升起,让光有了一丝丝心醉的抖动。在光的照耀下,天空碧蓝,山野青翠,如果有水,便可比陶渊明的世外桃源。

光慢慢抬起,盲谷右岸山腰间两个错落的洞口格外醒目,如深邃的眼睛。这就是亚洲最长溶洞群双河溶洞的其中两个洞口。截至2024年10月的最新联合科考成果显示,双河溶洞的长度刷新至437.1公里,位居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。随着科考不断深入,它的长度还在不断增加。

双河溶洞位于绥阳县桂花村和铜鼓村交界处,因洞外有两条河流在此交汇而得名。双河溶洞不仅连通长度惊人,洞内景观更是美不胜收。这里有着世界最长的白云岩洞穴系统、世界面积最大的天青石洞穴,还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溶洞群。

双河溶洞的形成与水密不可分。在双河溶洞附近数百方千米的范围内,连续分布着超1000米厚的岩层,岩层以白云岩为主体,与石灰岩类似,白云岩会在水流的侵蚀下缓慢溶解。双河溶洞就形成于这片7亿年前积淀的白云岩层中。

二

贵州多山,山中多洞,洞中多奇迹。

光跃过下洞,接近更高的洞口,当地人称之为皮硝洞,海拔约857米。洞口宽阔,高约20米。洞口的景象有些破败:灰白色的荒土,呈高低起伏的土堆。这是人们在洞中采硝的痕迹,所谓皮硝之名便源于此。上世纪80年代,当地人进入洞中,发现白云岩质的洞壁上,覆盖着密密麻麻乳白色的碳酸钙结晶体。人们涌入洞中,将石膏结晶体敲下,背到集市中出售。如今,开采行为已被制止,但留下的痕迹仍然存在。

光在土堆之上的步伐开始变得犹疑不安,这漫长、弯曲而幽深的洞,令光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期待。光可以到达任何地方,也可以在每个角落留下光的种子。可当黑暗变得稠密而固执,像厚重的墙一样,光只能望而却步,停下了好奇的脚步,放弃了冒险,在洞口流连一番,便匆匆地逃出山洞,回到天空与大地的怀抱。

皮硝洞归于寂静、安宁。这是它生命的常态,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中,永无尽头的黑暗便是一切的主宰,从一条细小的缝隙,长成一条巨龙般在山中穿行的溶洞,似乎悄无声息,又惊天动地。

溶洞喜欢黑暗与宁静的陪伴。与相隔不远的双河洞主洞不同,这是一个旱洞,洞内干燥,几乎感觉不到穿洞而过的风,对于河流的回忆也要上溯到上万年。前。时间在洞中几乎是静止和凝固的。只有当极小的水珠,穿越黑暗的迷雾,由洞顶向下慢慢地滴落,跌落到地面上,才能感觉到时间的真实存在。

富含碳酸氢钙的水滴并不是连贯的,它滴落的过程缓慢悠长,在漫长的时光中造就奇迹。地面上光滑而微微突起的钟乳石,还留有上一滴水珠来临时的甜蜜回忆。在更加漫长的等待中,它以坚韧的意志,向上,向着洞顶上方坚硬的岩石生长并靠近,直到与水滴汇合。如果光如期到达,会发现这坚硬的石头看上去会非常柔软,如玉石般呈暗绿色或者灰白色。

三

溶洞舒展着身躯,在山体深处自由地行走。大约1000米之后,进入左侧的一个支洞,至一开阔处,洞顶平坦,铺满了蓝灰色的结晶,仿佛突破黑暗的包裹与压迫,放射出它固有的光芒。

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青石沉积洞穴。穿过需要弯腰才能通行的狭窄洞道,空间豁然开朗,地面上白色的粉尘增多,两侧的洞壁让黑暗屏住了呼吸。无趣而单调的洞内,竟突然间丰富了、活跃了,仿佛沉寂的洞窟活了过来,生动起来,成了一个热闹而琳琅满目的世界。

石膏的沉积物在这狭小的空间内,得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。它成长的过程或许过于漫长而没有约束,却蓬勃、拥挤而热烈。洞壁上、洞顶,甚至地面上,只要有充足的条件,它就可以附着在任何地方。

此时的黑暗有些无地自容,它宁愿退却,让光深入到这洞的腹地,照亮这令人心动的景致。

石膏晶体或相互依偎簇拥着依附于洞顶,犹如满天的星斗;或无所顾忌地伸展着曼妙的腰肢,呈现各种匪夷所思的形状,卷曲如蜗牛,挺直如石柱,绽放如花朵……它们或坚硬如水晶,紧紧地与洞壁拥抱在一起,显得亲密无间,如同手足;或柔软如丝如棉,轻轻地黏在石壁上,它们耐心地等待着,等待着有一丝的风滑过,它们就可以妩媚地摇曳和舞蹈,或者完全脱离开石壁的束缚,飘浮到无拘无束的半空中。

黑暗触摸着这些精灵般的个体,这让它枯瘦而霸道地占有了一席之地,它为自己能够淹没它们、抹杀它们美丽的外表而洋洋得意。可黑暗仍然能够感觉到光的危险,它知道那不是错觉。每一个晶体内部,都仿佛有着光的汪洋。当光线来临,这石膏就会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,就会激发出它身体最深处耀眼的光华,雪白的、晶莹的、透明的……各显身手,光芒四射。

石膏晶体遍布洞中。虽然它足以光华夺目,但它内敛、低调、含蓄,甚至不知道光的热烈与奔放,不知道自身的绝世容颜。这种听上去极为普通的物质,在亿万年的孤寂与黑暗中,孤独地聚集与收纳,最终汇聚成自身成长的巨大能量。

(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)

刘建东 男,1967年生,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全家福》、小说集《黑眼睛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、孙犁文学奖等。